



去珠峰

赵燕飞

第二次进藏,终极目标是珠峰。

早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因为强烈的高原反应,刚到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就买最早的航班原地返回;因为强烈的高原反应,躺在某宾馆的大床上吸氧,哪里都去不了;因为强烈的高原反应,没看到珠峰的影子,却住进了距离珠峰几十公里的医院……

事实却是,一路颠簸,连翻几座海拔超过五千米的山头,不知拐了多少个急弯之后,司机指着前方绵延起伏云遮雾罩的一群山峰对我说:珠峰就在那个方向。我正暗自庆幸提前喝了红景天,完全没有十几年前第一次进藏时那种无法形容的难受感觉,哪里料到珠峰已从遥不可及的想象变成了“就在那个方向”。

路旁有一处平地,并排停了几辆越野车,司机减慢车速,说那几辆越野车所在的位置,就是观景台,运气好时,可以看到珠峰。如此说来,车主将车停在那里,就是为了等待珠峰撩开神秘的面纱,让人一睹它的盛世容颜。我们的车队还要赶路,在珠峰小镇住一晚,就会前往珠峰大本营,站在珠峰的脚下仰望珠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奇妙体验?想到这里,我心里的遗憾瞬间变成了憧憬。

四五个小时的车程,兜兜转转的,却并不觉得有多累。我一直望着窗外,当地地之间忽然写满金黄的青稞,白云与黛山通

通成为背景时,我的心跳骤然加快。有些青稞已被收割,青稞秆被一捆捆码好,堆成平地里的谷仓模样。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站在田野里,距他几步之遥的,是一群悠闲的绵羊。

小男孩抬头望向天空,顺着他的视线,我也望向那干净得毫无瑕疵的天空。天空之下,白得无可挑剔的云朵随意绽放。云朵之下,褐色的山头无言屹立。山坡上面的金黄或橙红,是苔藓献给秋天的热烈。若有那浅浅的绿时,常夹杂黑白或灰褐。那些黑白或灰褐,有的是牛羊,有的是石头。当我心中迷惑,指着某个山坡询问坐在后座的当地朋友,那些黑白或灰褐到底是石头还是牛羊时,他睁大眼睛望向窗外,过了好一阵,才嘎嘣地说:“可能是石头吧。”当那些“石头”离我们越来越近,近到可以看清它们正悠闲地吃草或走动时,朋友才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哈,不是石头,是牛羊。”

再碰到那样的山坡,我就自己在心里猜测,到底是石头还是牛羊。猜对时高兴,没猜对时依然高兴。一座接一座的山坡,似乎比时间还要漫无止境,那些牛羊或石头,成为无尽苍茫里的句读,天地之间的遥远或坚硬因此变得柔软曲折伸手可触。

在山坡与山坡之间时隐时现时宽时窄的那条大河,是雅鲁藏布江,当地人简

称雅江。雅江,如此亲切的呢称,犹如父母呼唤孩子的乳名。雅江流经之处,偶有小片树林,最早感知秋意的杨树,几乎每一片树叶都黄澄澄的,在阳光和微风里闪烁、轻舞着。

车子突然减速,我下意识地扶住前排座椅,才发现一群大大小小的绵羊正慢悠悠地横穿马路,有的绵羊扭头望向我们的车子,它们的眼神里透着安详和笃定。那种安详和笃定,似乎缘自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无比信任,就像天空对大地、河流对雪山的无比信任。

一座山就有一百零八道弯,峰回路转,珠峰就在前方。

直到站在绒布寺附近的观景台上,我才发现珠峰真的就在前方,而前方,除了白茫茫一片,还是白茫茫一片。珠峰藏在时空的最深处,不肯轻易和我等凡夫俗子见上一面,想来也没什么不可理解之处。好在见证了与文学有关的颁奖典礼,欣赏了令人着迷的定日洛谐表演。

定日洛谐融歌舞、弹奏为一体,伴奏乐器为扎念琴。我们坐在小矮凳上,看着五个藏族姑娘和五个藏族小伙载歌载舞,其中的两个藏族小伙怀抱扎念琴,琴声是舞者唯一的伴奏音乐。他们唱的歌词我听不懂,他们的舞步却让我那颗曾经热爱舞蹈的心蠢蠢欲动。

我好想站起来,跟他们一起且歌且舞。

多年前,我每晚必进舞厅,尤其喜欢中场的兔子舞。当嘟嘟嗒嗒的节奏响起,大家纷纷走进舞池,后面的人将双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队伍越来越长,大家跟着节奏,整齐划一地像兔子一样跳着舞。相同的舞步、相同的笑容、相同的汗水,被音乐节节奏同化的我们,在怡然自得的圆圈舞中,忘却了尘世所有的牵绊与烦恼。

那时候的我,怎会想到有朝一日我能坐在珠峰的脚下,看着一群藏族年轻人载歌载舞?他们整齐划一的踢踏舞步,同样让我忘却了尘世所有的牵绊与烦恼。

不无遗憾的是,我的第二次西藏之行,终极目标并未实现。在日喀则好几天,惊艳于一座又一座白皑皑的雪山,可那些雪山里,并没有自己向往已久的珠峰。

回到长沙后,我的脖子疼了好几天,医生说是颈部肌肉劳损所致,我问不会是高原反应后遗症吧,那个胡茬有些发白的男医生笑了起来:“那倒不至于。”

走出医生办公室时,我忽然想明白了:去往珠峰的路上,我一直扭头望着窗外,连续好几天,脖子不疼才奇怪,可能这也算后遗症之一吧,不是因为高原反应,而是因为未能亲眼看到珠峰,我的身体企图以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提醒我:再去一次珠峰吧,说不定可以见到神奇的珠穆朗玛……



冈底斯山的呼唤

——缅怀援藏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董歌

在这个冬天
站在你的墓碑前
我手捧哈达
献上一批又一批援藏干部
一直追随的敬仰和信念

三十年
你独爱的雪域高原
空气不再稀薄
天空依然蔚蓝
在高原的尽头
风驶过,云驶过
雪花驶过,日月驶过
却怎么也驶不出
这片土地对你深情的怀念

我问风,你在哪里?
我问云,你是否已经走远?

藏族孩子赶来了
阿里的阿爸阿妈赶来了
蓝天白云赶来了
我们含着热泪
一次次在心灵深处将你呼唤

三十年,你的微笑已经融入天地
三十年,你的事迹已经巍峨耸立于冈底斯山
三十年,你一直带动着援藏干部一次次奔赴世界最高处
三十年,你不朽的灵魂向大地昭告:
真正的生命不再是瞬间!

此刻
迎着风雪,迎着未来
沿着你的大爱
我们正阔步行走在
阳光遍洒的清晨!

后记:今年11月29日,是援藏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离开我们30周年纪念日。作者作为援藏和进藏干部创作此诗,以表达深深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日光之城》吹起收视“暖风”

罗次

电视剧《日光之城》10月2日起在央视一套、芒果TV、腾讯视频播出之后,从拉萨的街头巷尾到全国各大城市的观众都在讨论这部西藏当代题材的电视剧。人们被它独特的地域情怀和简单朴素的情感故事所打动。电视剧通过一个藏式院落里的人间烟火,以土登一家人的故事为主线,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年轻人创业、文化传承、爱情友谊、观念碰撞、现代时尚的新拉萨。这部电视剧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表现新西藏、新拉萨的一部热剧。大量网友影迷纷纷在手机和电视屏幕前等待,因为他们看见了一个真实、多元、甜蜜、碰撞、宽容的拉萨。通过创业主线既反映了两代人的观念冲突,反映了相互理解相互鼓励的温情细节,反映了西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还反映了一个现代化的多元的祥和的拉萨。既有各民族同胞之间的友情爱情,又有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既有传统的藏式家庭,又有藏汉组成的“团结家庭”。通过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展现了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西藏。

融合从每天的一杯甜茶开始,西藏各民族的团结就像酥油茶一样,就像糌粑团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西藏各族人民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呵护着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宁静与幸福。各民族在日光之城共同追求着自己的梦想。表现西藏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线和驱动力,编剧团队很巧妙地把它融入了整部剧,它像一根红线牵动着每一个人。剧中每个人都像一滴水,共同浇灌着这座城市的气质。

就像片头曲《追日》中唱到的“追逐热烫烫的日光,耀明晃晃的梦想”,电视剧一开始就是满满的青春阳光、文化交融之感,歌曲节奏灵动活泼,一群新时代西藏追梦者的形象跃动荧屏,歌曲充满了前进行走之感、时尚多元碰撞之感,让人载歌载舞,满怀喜悦,一个现代化的拉萨,伴随着古老的布达拉宫和八廓街呈现在眼前。插曲《蓝天上的云》在许少杰和曲宗面对爱情和现实焦灼之感时,非常恰当地出现,让《日光之城》这部电视剧的气质和这座城市高度同频,从一个家庭、一个创业故事,从一个世俗、一个融合故事,上升为一个悲悯、慈悲、宽容的美学境界,极大地丰富了故事的主题,这是这部电视剧主题延伸最大的亮点之一,它仿佛戳中了所有藏族家庭最柔软、最感伤的、最终极的思考和神经。相信很多人会因为这首歌,记住这部电视剧最难忘的瞬间,这也是《蓝天上的云》这个插曲迅速火遍西藏最为重要的原因。

片尾曲充满了流行音乐前沿时尚的国际质感,让人在歌声中感觉故事意犹未尽,满满的期待感。三首歌曲和整部故事相得益彰。在故事和歌曲中,不仅让我们看见了拉萨的人间烟火,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西藏文化独有的魅力。建筑、音乐、饮食、非遗、民俗、语言等在剧中都有巧妙的体现。这必将成为西藏文旅推广的经典案例之一,也将成为西藏文旅和影视融入最成功的案例。

希望通过这部剧的带动,有更多的影视人才、影视资本关注西藏文化,诞生更多的表现西藏人民生活的影视剧,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西藏、喜欢西藏,让更多的人走进这片充满阳光的高地。



吴江霞 摄



漫步初冬

张保泉

树上的叶子
被风带回大地的怀抱
枝丫张开双臂
深情仰望着那片蔚蓝
似在诉说着曾经的过往
更像是千年不变的一种仪式

乌桕树在秋冬之间
用不同的颜色交换着心情
一片片红色的小心心
被有缘人俯身捡拾
传递着千百年的情与爱

海桐也在清晨睡醒
呵欠着露出迷人的笑容
宛若石榴籽般的红果
怒放在这苍翠的绿叶间

鼻间传来阵阵清丽的芬芳
是枇杷开出的洁白花朵
一簇一簇挤在一起
在那土黄的小果之上
是送给冬天的见面礼吗

漫步在冬日
天气阴晴不定之间
我听到花草与树木
快乐的低语与吟唱

一阵风儿吹过
残存的孤叶拍打着翅膀
带我飞向高高的云端
再看一看这初冬最后的美好
将它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间

四川渠县人就是怪,自己的县明明是“渠县”,却偏偏要说成“宕渠”。

宕渠,先秦建县起,共历时850多年,于南朝南梁设渠州。渠县之名,始定于明洪武九年。

春暖花开的时节,达州市创作办公室组织去渠县览胜,渠县作协主席李明春担任向导。刚一见面,他就签名赠送了一本书给我们,书名是《风物宕渠》。

我们去渠江风洞子感受了航运枢纽工程施工场面的震撼,去渠县文庙接受了孔子儒家学说的熏陶,去文峰山浸染了世代文脉的气息,体验到了“忘忧渠县”的美好生活。当然,我们最想去的,自然还是“阙里竇都”。

阙里

一大早,采风车便向土溪镇进发。

在通往土溪镇的古驿道旁,次第耸立着东汉墓前石阙,共六处七尊,约占全国汉阙总数的三分之一。一尊尊石阙站立了两千多年,细数着渠县的前世今生。

“渠县汉代石阙,是我国现存于地面上时间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遗存。渠县的‘中国汉阙之乡’这张名片不是浪得虚名。”李明春的嘴角上扬了起来。

法国传教士维克多·色伽兰到渠县观阙后,回去发表了19张照片,在欧洲引起了轰动;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的梁思成1939年慕名到渠县考察后,连连感叹:“环顾国内,仅此一处,足称奇观。”

中国汉阙文化博物馆,既是中国首个无核心文物陈列的博物馆,也是中国首座以汉阙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它运用弧幕投影、激光投射、裸眼3D成像等多种成像形式相结合,传递了汉阙及汉阙文化之美。我们在这里,穿越时空隧道,与古人踱步,去体验历史。

如果说渠县汉阙是一眼千年的汉文化时空长廊,那么城坝遗址(竇都,又称宕渠城)就是一座汉朝文化起源的文明殿堂。

竇都

“竇都的城坝遗址乃川渝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巴文化遗址。长江之水浩浩汤汤,巴渝大地莽莽苍苍,四川盆地东部的巴山渝水物华天宝,孕育出了与古蜀文明交相辉映的古代巴蜀文明。”李明春的讲述,语言细腻,词汇动人。

城坝遗址隶属于土溪镇,位于渠江东岸,与土溪镇、达成铁路线隔江相望。城坝东接佛耳岩,其余三面环渠江,呈依山傍水之势。

到竇都需摆渡过河。走下车,渠江扑面而来,如此辽阔,江风浩荡。有了青山绿水的滋养,生活的诗意也就洋溢起来了。放眼望去,天高云淡,远山苍灰,江水黛碧,一只白鸪掠过江心蓝天的倒影。

春天是从江畔开始的,岸边柳条摇曳新绿,仿佛枝头

上跳跃着音符。走下渡船,江风散发着阳光的味道,那是油菜花的气息。沿斜坡拾级而上,田野的油菜花铺金,晃得人睁不开眼。

城坝遗址被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给藏了起来,走进遗址,秦砖汉瓦繁复生动,古老的车辙印记依稀可见,沧桑的城墙延伸百米……透过那长长的文化层,透过那斑驳的出土文物,历史在这里交汇,文化在这里聚合。

“城坝遗址是川东目前尚存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那成熟的冶炼技术足见古之蜀国都的繁华,那上了釉的汉砖令人称奇。出土的‘津关’(在水陆要冲地带所设立的关口)遗址,为全国唯一仅见!”李明春的脸上透出一股小小的得意。

那“津关”不仅是水的关口,还有一段风云突变的关口。深埋地几千年,一朝出土,任由观瞻,凭据遐思。

人们常说,渠县是一本古色古香的书。那么,城坝遗址便是为书作序,一切的故事都始于此。

乘上返程的渡船,舱外的江水在阳光下泛着白光。渡船启动了,似乎有众多的故事在水中摇曳,我们不是身处江心,而是历史的中心。我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巴文化的故事仿佛是一层层洋葱瓣,大大小小的故事层层相扣。

忘忧

江畔的土溪场镇,汉晋风韵的历史气息浓郁。江水上通秦陕,下达巴渝,曾经是重要的商贸重地。小镇既可通向广阔的世界,又可安放淳朴的乡愁。

李明春带着我们步入土溪场镇,穿过如小河般缓缓流动而又生机无限的小街,走过曲径通幽的小巷,驻足在醉仙阁酒楼门前。恭候多时的服务员引领我们上楼梯,撩人的菜肴已飘向楼梯间。

“忘忧渠县是我们生活的日常,汉啤酒和油菜花这两样美酒美食谁能忘!”李明春率直地说。

菜既是饮食文化,又是综合艺术。它不仅与这里的农业有关,也与这里的人们生活态度和精神气度有关。

席间,李明春忍不住又打开话匣子:“《诗经·卫风·伯兮》里有‘焉得谖草,言树之背’的诗句,‘谖草’,就是指渠县黄花。‘谖’有忘记的释义,萱草又名忘忧、疗愁,应当就是由‘谖’而来。我们‘中国黄花之乡’这张名片当之无愧!”停了停,他又说,“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这样的解释:萱草本写作谖草,谖是忘记的意思,这是它成为忘忧草的一种说法。”

江河不仅繁衍了生命,也孕育了巴文化。宕渠水(也称渝水)携裹着巴文化浸润了宕渠大地的每寸肌肤,巴文化相融于巴山渝水之间,成为巴渝文明的载体。

把采风来的故事连缀起来,竟是川渝一道无比绚丽的文化旅游风景线!

宕渠魂

何武